



跨省，圆一个教师梦

● 刘 胜

2003年8月底，我大学毕业，从遥远的江西跨省来到了浙中山区小县——磐安。

那年正值全国非典爆发，全国各地对于外来者的管控真的不亚于现在的新冠，这种情况对于急需谋职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，到处投递档案便成了我的日常。我先是有了短暂的广东之行，工作环境和待遇都比我想象中的要好，按理说应该有不错的归属了吧，但我总感觉不到幸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发现自己心中埋藏着一个教师梦，这也是当初选择师范大学的原因。于是，我再次开始了求职之旅，幸运的是收到了来自浙江省磐安县教育局的招聘通知，这便有了我和磐安教育的故事。

刚到磐安，第一感觉是反差非常大，真没想到经济这么发达的浙江省居然会有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。退一步想，如果能分到县城学校也还行，谁料想事与愿违，我居然被分配到离县城最远最偏僻的小山村——胡宅乡中心校。

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怀着对胡宅中心校的美好憧憬，踏上了前往学校报到的公共汽车。汽车在弯曲盘旋的山间公路行驶，足足磨蹭了两

个多小时。我忘了自己到底吐了几回，到站时才发现来错了地方。说也奇怪，我下车时居然还真有一位学校领导（尚湖初中教导主任王平）骑着摩托车来接我，这让我又感到些许温暖。看到“尚湖初中”四个字时，才发现我不只是坐车过站，而且也被错接了。原来当天尚湖初中也有一位新教师报到，王主任“张冠李戴”了，于是我俩四目相对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暖心的王主任马上联系了胡宅中心校，然后亲自把我送上前往胡宅的车（当时没有直达车，王主任多次叮嘱司机转车到胡宅）。我终于来到了胡宅中心校，映入眼帘的是两扇简陋的铁门，铁门后面便是两栋老旧的教学楼，一栋是小学部，一栋是初中部，没有操场。我的心真的一下子坠入了谷底。

经过一连串的误车、误接，我到校已经很迟了。学校领导马上给我安排了房间，但床是要自己买的，我便匆匆忙忙跑到街上（其实是村上）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听村里的人说要到了尖山镇才能买到床，但暮霭四起，再到尖山镇已经不现实了，于是就向学校要了一块旧式木黑板和两条长凳，暂且安睡。没想到半夜时分，黑板“咔”的一声，突然从中断开，我便掉落在地

板上。我无奈地瘫坐了很久，真有点想哭，然而想到这是我自己选的路，是实现我教师梦的地方，便不再那么难过了。拼接好黑板，直接躺在地上，安然入梦。

在磐安工作的第一年，我利用假期回江西老家探过几次亲，每次知道我要回去家人都非常开心。我的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生活物资总会被整齐地摆放在我习惯的地方，餐桌上总有我爱吃的辣椒炒肉，坐下聊天时父母问得最多的是“在浙江吃饭还习惯吗？工作顺利吗？”之类的话。一般情况下，我都会说没问题，但有一次实在没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并且流露了离开磐安的想法。但让我意外的是，父母的态度出奇的一致，身为老教师、老党员的父亲更是坚决不赞同，还用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之类的话来勉励我。其实，当时父亲的腰椎做了手术，我因身在千里之外不能尽孝而感到愧疚、难过。母亲曾说：“别看你父亲每次都表现得这么坚强乐观，其实他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但为了不影响你在外工作，在你面前表现得坚强而已。”我心中更加坚定了要踏实工作的想法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将来有条件了一定要把父母接到浙江生活。

